

新幻情  
系列

# 伏 神

十四郎 著

**天**绿湖畔是高贵、圣洁、禁欲的五曜之神们宫殿所在。

落伽城主之女清瓷，做为人类归顺神界的供品，  
成了太白之神身边一名乐官。

这个坚忍、执著又绝顶聪明的美丽女子，  
决心要颠覆这个伪善的神界，为人类赢得自由和尊严。  
从此，

一朵朵熏染了人类情与欲的火红“**恶之花**”  
疯狂地生长、蔓延……

安徽文艺出版社

# 伏神

新幻侠情

系列

一十四郎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伏神 / 十四郎著.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4  
ISBN 7-5396-2728-X

I. 伏... II. 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4194 号

伏神

十四郎 著

责任编辑:吕冰心 徐海燕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瑞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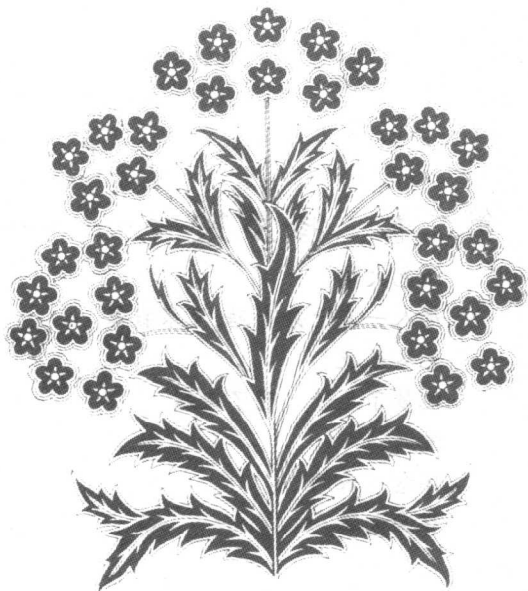
字 数:410,000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728-X

定 价: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第一卷 恶之花..... 001

黑色的花

那人一直十分神秘,又很孤独

漫漫千年

她寻了又寻 折了又折

爱是

相遇 仇恨

纵身坠崖

第二卷 修罗笑..... 155

血色火焰

那人一直十分冷酷,又很寂寞

无尽长夜

他梦了又梦 醒了又醒

爱是

怀念 人间

葬身火海

第三卷 镇狐记..... 287

透明之风

那人一直十分自由,又很佻达

万丈红尘

她笑了又笑 耍了又耍

爱是

追逐 封印

火红嫁衣



第一卷  
惡之花





阳光明媚，天空碧蓝如洗，一丝云彩都无。粉色窗纱被那种纯净澄澈的阳光映成了半透明，将窗前揽镜梳妆的两个女子娇媚的容颜也染上了灿烂的光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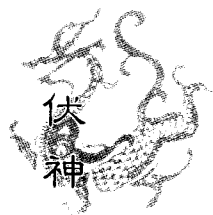
她安静地站在巨大的铜镜前，为自己披上雪白的外衣。袖口和领口都绣着浅碧色的花纹，缠绕纠结着，呈现出古怪却华丽的纹路。她的头发漆黑如同墨玉，柔顺地披在背后和肩膀上，头顶松松地挽了一个发髻，对插着碧色的簪子，简洁却清雅。

身边与她穿着一模一样衣裳的女子背对着她，反手递过来一个白色的小盒子，然后说道：“清瓷，上点妆，今天是重要的庆典仪式，可不能素着脸。”声音温柔如同在歌唱。

她淡淡应了一声，随手接过了白玉盒子里装的胭脂，沾了一点在手指上，对着铜镜将它们缓缓在唇上抹开，又拍了一些在脸上。铜镜里那张原本稍显苍白素雅的脸顿时增添了一些妩媚的颜色。她的眼睛漆黑幽深，如同望不到底的潭水，一丝波澜也无，使得本来秀美柔和的脸蛋看上去有些木然阴冷，仿佛什么都没入她的眼，又仿佛什么都已经看厌。

她将胭脂放在旁边的青木小案上，然后拢了拢头发，随意整了一下衣服，便转身向门口走去。

“哎，等等我啊！清瓷！别走那么快嘛！”还在仔细画眉的那个女子柔声叫唤了起来，转过脸来，居然是一张一模一样的秀美脸蛋！她急急地将画眉的毛笔丢在案上，叹道：“今天是麝香王为了荧惑大人降伏三千年妖狐而举办的庆功典礼，你怎么还是漫不经心的？那妖狐也不知在凡界做了多少恶事，搅得天下大乱，难得被神降伏净化，可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吗？你怎么也不开心？”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将精美华丽的盘丝发髻又仔细小心地地理了理，生怕有一丝凌乱似的。

“你看看你，头发也不弄好一些，脸上也是白白的一点神采都没有。你难道不想让太白大人注意自己吗？你就想当一辈子的女乐官？”

清瓷微微一笑，倚在门边定定地看着她，方才阴冷木然的神色突然就变成了带着慧黠的笑吟吟，两只眼睛烟波慢转，竟仿佛会说话一般。

“你打扮得漂亮一点就行了，丝竹。反正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我看着你就和看着自己漂亮一样。至于太白大人那里，我可是不敢奢望什么。似乎你最近和他走得很近呢，看来你可是不会做一辈子的女乐官了，或许我快要叫你太白夫人喽！”

她嘻嘻笑着，虽然说着玩笑话，声音却依然有一种清冷的感觉。

丝竹红了脸，爱娇地啐了一下，“胡说八道！他可是神呀！瞧你说什么胡话来亵渎他？我们只是还没资格被神净化的凡人罢了！当初如果不是太白大人手下留情，我们或许也早就和族人一样被处死了呢……尊敬他是应该的啊！”

谁让她那些无知可怜的族人们要去迷信暗星的黑暗力量呢？其实，她心里一直对太白和神界充满了敬畏的感情……如果不是他们拯救了鬼迷心窍的落伽城，感化了那些渴求光明圣洁的族人，现在落伽城或许已经成为黑暗的地狱了……

太白大人……她的心忽然微微触动了一下，仿佛有一种很温柔的暖流包裹住了自己。她记得初见之时，对他的风华绝代惊为天人，她从来也不知道神居然是这般丰神俊秀的人物，目光庄严平静，好像可以容纳一切。她不是瞎子，这样的男子，她看得很清楚……

她忽然回头看向清瓷，这个与她一起被当作降服于神的供品送入神界的自己的妹妹。看着她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容貌，看着她漫不经心的装扮，看着她幽深望不见底的眼睛……她对太白难道当真一点念头都没有吗？她不信……

“听说今天连墨雪大人也要在典礼之上舞蹈，我真怕自己到时候紧张弹错了调子，那可真是丢人呢！”

丝竹一边说着一边从青木案下取出了一把玉石琵琶，玉色幽

幽，仿佛还透着清冷的光辉。弦是半透明的龙心筋，弹奏之时，音色如同珠玉四溅，清越皓然。她轻柔地抚摩着琵琶的玉石面，手感温润光滑，然后她幽幽地说道：“墨雪大人是神界最美丽的女子，或许也只有她那般人品容貌，才配得上太白大人吧……我们……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凡人罢了……除了被神赋予不老不死的生命，我们在他们眼里，可能永远都是卑微的蝼蚁……哪里敢奢望什么？”

清瓷没有说话，垂下了眼睛，似乎还是一副什么都不在意的模样，完全看不出她到底在想什么。丝竹伤感了片刻，忽然强笑道：“真是！你看我在说什么呢？！这般七情六欲不断，心里老是存着凡人那种情欲爱念，我可真没用！难怪总是修不成正果。清瓷，你可别跟我学啊！我们落伽城的女儿，迟早要修炼成与麝香山诸神一样的修为，这样才对得起父亲将我们送进来的苦心啊！不能丢落伽城的脸。”

她又从案底抽出一把用朱鸟羽毛装点得分外华丽的七弦，七弦用青铁铸成，细长而漆黑，仿佛一把黑色的剑，弦也为半透明的龙心筋，风流过时拂在上面，隐然有裂帛之音。她将七弦递给清瓷，叹道：“典礼都快开始了，连自己的乐器也不拿！你总是这样漫不经心的！可千万别出错才是！”

清瓷默然将七弦接了过去，倒扣在手上，把玩了半天，细白的手指忽然轻轻拨了一下琴弦，顿时“噌”的一声发出缭绕绵长的声音。

她微微一笑，抬起头来，眼底有令人无法捉摸的色彩。她看着丝竹，好半天才轻声道：“既然他们没有情欲，何不教会他们呢？也让我看看那些总是高洁的神，染上他们最鄙夷的情欲时，究竟是怎样的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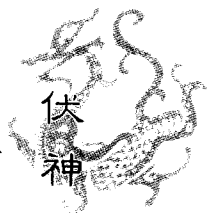
丝竹怔住了，她……到底在说什么啊？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语，她怎么也敢说出来？！当真连性命也不要了吗？！

“清瓷！你太……”她刚要好好斥责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一番，却见她耸了耸肩膀，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开个玩笑而已！玩笑！走吧！再不去洗玉台，就赶不上典礼了。”

丝竹急忙追了上去，生怕迟到了给其他的乐官说笑。那些隶属于其他几个神的乐官总是自诩为半神来嘲笑她们两个作为供品的凡人姐妹，她们可不能落给这些人口实！

出了太白的噬金宫，是一片叫做天绿的湖水。此时阳光明媚，灿



烂如金，映得天绿湖碧波粼粼，仿佛撒了无数细碎的小金点在里面，湖水绿得纯净而芬芳，清澈得几乎可以看清里面无数摇摆着尾巴的玉色鲤鱼。湖水漫延，靠左边的岸上，是断念崖，陡峭而尖利，如同要直穿透天际，隐在茫茫云雾中，令人不敢仰视，也不知其深若何。崖上零星地长着几株白色的花草，越往上越是怪石嶙峋，寸草不生。听说崖下就是麝香山与印星城的结界所在，将结界设在这种地方，可见诸神能力之高深。

沿着湖水往右行，一路上繁花似锦，五彩缤纷，各种颜色都有。团团碧绿的半人高的小树，上面会开一种白色的花，花蕊为浅蓝色，呈扭曲盘旋状，花瓣大而且重叠，风吹过时，异香扑鼻，香气往往流连在身上许久不散，仿佛要沁入肌肤中一般。丝竹极是喜爱这花，连忙摘了两朵，一朵簪在自己耳边，另一朵递给了清瓷，要她戴上。

清瓷随手接了过来，低头细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一朵花在上手转了半天，就是不往头上插，也不知她到底在看什么，不就是一朵花嘛！

丝竹看了她半天，总感觉她今天有些古怪，怪在哪里却也说不上来。平时虽然也是这样漫不经心的，但是今天却似乎在那种不在意里增添了一些诡异的思绪。那双漆黑的眼，里面到底在转着什么样的念头呢？

却见清瓷将花佩在了胸口上，笑道：“这花太媚，与我不合，我就放在胸口上吧。”

话音刚落，只听极远的地方，一阵丝竹曼歌之声飘了过来，清越婉转，闻者心旷神怡。丝竹却惊得连连跺脚，急道：“快走快走！唉！还是迟到了！也不知道其他的乐官又要怎样来嘲笑我们！”

她顾不得什么仪态，拉着清瓷就往洗玉台方向跑了过去。一路分花拂柳，也不知踏倒了多少奇花异草。歌舞之声越来越响，却依然婉转，伴随着叮当的青铜钟声，几乎要传到九天之外去。

两个人飞快地跑着，也不知跑了多久，忽地眼前凭空出现大片的碧波，一望无际，在那碧波之上三尺之处，漂浮着一座巨大的白玉楼台，在璀璨的阳光下灼灼生辉。玉的温润色泽混杂着灿烂日光，混合成了一种令人无法逼视的光华。

华丽的楼台上显然已经全是神，地位高如五曜和四方神兽的，

与麝香王一起聚集在高层的楼台之上，隔着白玉的雕栏坐在那里观看着台下一个巨大的平台之上，诸位乐官舞伶的乐曲舞蹈表演。地位比较低的神，诸如二十八星宿还有隶属于神界范围的诸位城主人王，都围坐在下面的楼台上，每个人面前放着一个小案，身后两个侍候的神女为他们添酒递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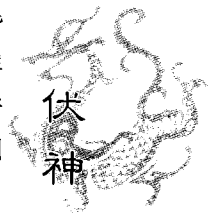
那片白玉做的巨大平台上白纱翻卷，红绸乱舞，显然典礼已经开始，一群舞伶正和着乐官演奏的欢快曲子灵活地舞动着身体。每个人都是天人之色，额中画着朱红的花纹，眼角也分别用白色和红色的颜料细细晕上一条窄窄的纹路，顺着眼睛往上飞扬，异常妩媚秀丽。颇长的水袖时而在空中展开舞动，时而在纤细的身体周围曼流如同水波。红色与白色交错在一起，华丽而雅致，看得人眼花缭乱，心醉神驰。

丝竹拉着清瓷站在岸上，连气也不敢喘大了，生怕惊动那些感觉灵敏的神。这么重要的庆典仪式她们居然迟到了！说出来不光自己丢脸，连太白大人也会落下管教不严的罪名呢！悄悄向洗玉台背面走去，看见一道金色的光从台上射出落在岸边，那就是通往漂浮在空中的洗玉台的通道。丝竹在四周看了半天，确定没人，这才拉着清瓷飞快地跑上了金色的光道，身体顿时如同腾云驾雾一般，瞬间就来到了洗玉台上。

“只有等这场舞跳完了之后再偷偷溜进里面了！”丝竹细声抱怨着，“都是你！路上走那么慢！害我们迟到了！”

清瓷淡淡一笑：“你怎么不说光是打扮自己就花了一个多时辰？瞧你宝贝的盘丝发髻，都跑乱了。”她抬手温柔地替丝竹理了理头发，竟然一点也不紧张，秀长的睫毛就在丝竹眼前微微扇动着，令她有些发怔。清瓷有与她不一样的美，她都知道的。那种安闲，那种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慧黠，这些都是她没有的。甚至有时候，她会觉得有些害怕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了解她的，可是……

“乐声停了，现在乐官一定已经下场准备其他的曲子，我们去吧。”清瓷低柔的声音打断了她突然的神游太虚，她急忙拉起清瓷的胳膊，飞快地窜进洗玉台的后门，绕了好几个回廊才来到乐官舞伶的后台。乐官们看到这两个迟到的凡人姐妹，顿时嗤笑了起来，也不



说话，各自窃窃私语着，眉目间都闪烁着讥讽的颜色，隐约还可以听见“凡人”“供品”“没礼仪”之类的难听话。

丝竹努力维持着镇定，走到靠墙放着的案边，拿起一个朱红色的小册子，那是今天庆典的曲目舞蹈顺序，还好，她们只错过了一个合奏，而马上是二十八星宿的比武表演，比武结束之后，才会有乐官的合奏。

那些乐官并没有像平时一样来找她们的麻烦，反而一个个都跑出去趴在栏杆边上观看星宿的武斗，顺便瞻仰高台之上那些平时不太能见到的五曜和四方神兽的圣容。

丝竹也想跟去，可是脚步只动了一下，又立即停住了。她不想过去被那些乐官冷嘲热讽，虽然她很想偷偷在下面看着太白大人。尽管平时她们也住在噬金宫里，可是却很难得才能见到太白，他基本上很少和她们这些服侍的乐官下人有什么联系，偶尔能看到他也是 在噬金宫的花园或者回廊之上。她实在很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看看心里一直爱慕的那个人，可是想到那些乐官厉害的嘴巴，她又有些胆怯。

正在为难的时候，清瓷忽然轻声道：“去吧，我们也去看。”她挽着错愕的丝竹，仿佛根本没看到周围人的古怪眼神，神色自如地走到了白玉栏杆那里，靠在上面往平台那里望去。

008  
丝竹有些尴尬地低着头，忍受着四周疏离的眼光和低语，回头看看清瓷，她正专心地看着平台上那两个正准备比武的星宿，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在意。她松了一口气，偷偷望高台上望去，希望可以找到那个黑色的俊秀身影。——看过去，坐在高台正中间的是麝香王，一个面目有些严厉的中年男子，上唇有浓密的胡子，一双眼锐利而英明，此刻却也是含笑安详地看着台上的两个年轻星宿。

麝香王旁边的两人分别是司月和司日，司月身边的永远穿着碧色衣裳的是岁星；雪白色衣裳连头发也雪白的是镇明；黑色的那个身影她看了半天，才确定是荧惑；青色长衫总是笑吟吟的男子是辰星，他永远笑得如同无赖一般懒洋洋。丝竹急切地看了半天也没看到太白，五曜坐在麝香王的左手边，而右手边已经是四方神兽了！太白呢？难道他竟然不参加这个庆典吗？

正想得入神，忽地听台上一个神官高声喊了起来，她微微一震，

急忙回头往平台上看去，却见那两个刚刚成为星宿的年轻男子摆出了战斗的架势，而其中一个人漆黑的头发与眉眼，面目清秀纯真，正用一种极尊敬的眼神看着高台之上的荧惑，昂着头挺着胸，很是自豪的模样。她忍不住有些想笑，这个孩子，恐怕是以荧惑大人做目标的吧！看他那自豪的样子，一定是以自己能成为真正的神而骄傲呢！什么时候，她和清瓷也能成为真正的神呢？

她看向一旁的清瓷，却见她直直地看着那个面目清秀的少年，眼底忽地闪过一道狩猎一般的利光，惊心动魄。她呆住了，怔怔地看着清瓷微微冷笑，洁白的额头上，有漆黑的花纹瞬间浮现又瞬间消失，她倒抽一口气，看着她阴森的面容，话也说不出。



## 2

那个少年，眼睛里有欲望……

清瓷定定地看着他，唇角微微勾起了一个诡异的笑。

那是一种单纯的、绝对的欲望，出于对强悍力量的崇拜景仰，很可爱的念头，不过，依然是欲望。或许可以稍微利用一下……

“清瓷……你……”丝竹有些惊恐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微笑着回头看着丝竹，方才的阴森神色突然就变成了温和的笑容。

“我在看那个少年星宿，你不觉得他很清秀吗？他是谁？”

清瓷淡淡地说着，自然的神态让丝竹感觉自己刚才看到的是幻觉。她急急地瞥了一眼清瓷洁白光滑的额头，上面什么瑕疵都没有，刚才那个漆黑烦琐的花纹，难道真是自己看错了？

丝竹暗咳了一声，轻声道：“那个人是两百年前刚成为翼宿的鹰王翼，听说他是以荧惑大人为目标而修炼，立志要做下一任的司火荧惑。上界的诸位大人对他都抱有很高的期望，特别是四方神兽的朱雀大人，几乎将他当作了左右手。今天能看到他参加比武表演，我们也算有眼福呢。”

清瓷没有说话，撑着脑袋靠在栏杆上，看上去懒洋洋的，一双眼睛却一直盯着鹰王翼，也不知她在想什么。

“太白……太白大人他没有来……你想他会不会有什么事啊？难道他不打算参加这个盛典吗？”丝竹难掩失望地低语着，细白的手指无意识地抚着垂在肩膀上的头发盘弄。难得她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盘丝发髻，她足足盘了两个时辰呢……

清瓷刚要说话，却听身后一阵喧哗，回头望去，却见一个身材玲珑娇媚的高挑女子走了过来，一头漆黑的长发居然是微微卷曲着的，如同海上的波浪一般，纠缠起伏。丝竹急忙捂着唇，讶然低呼：

“天！是墨雪大人！她怎么会来后厅？难道马上是她的舞蹈吗？”

墨雪微微扬着秀长浓密的睫毛，睫毛下那双眼居然是天空一般的碧蓝！她比初雪还白腻的脸庞美艳得令人无法逼视，身上穿着玄色的薄纱长裙，裙摆修长迤迳，和水袖一起拖在地上蜿蜒。其华丽高贵自不用多说，只是那张绝色的脸，比冰雪还洁白，却也比冰雪还冷漠。她淡淡扫了一眼周围惊艳恭敬的乐官舞伶，半晌才开口轻道：“我需要两个乐官为我奏乐，你们谁的琵琶弹得最好？站出来跟我走。”

琵琶？丝竹忍不住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玉石琵琶。说到琵琶，乐官里有谁能弹得比她还好呢？只是这个风头，她出不起呀……眼看乐官们都跃跃欲试，却没人有勇气站出来，还有几个人拿眼睛偷偷瞥向她，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难怪她们紧张，墨雪大人是四方神兽里的暗玄武，地位与麝香山的五曜不相上下，要是在她的舞蹈上犯了什么错误，她们这些小小的乐官根本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墨雪等了一会，眼见没人站出来，不由有些不耐。目光一扫，看到白玉栏杆边倚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少女，眉目如画，清雅秀丽，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把温润的玉石琵琶，耳边还簪着一朵自己最喜欢的白色沙茶曼，顿时有了一丝好感。她向丝竹走了过去，柔声道：“你会弹琵琶？愿意为我弹上一曲吗？”

丝竹受宠若惊，顾不得周围嫉妒的窃窃私语，急忙点头，拉着清瓷说道：“这……是我妹妹，她的七弦……与我搭配得最好……”

墨雪随意点了点头：“那就一起来吧，你们会弹《淑雅》吗？我要音调加高一些，也加快一些。如果不熟悉，我这里有乐谱。”她从袖子里掏出一本黑色的乐谱，递给了丝竹，又问道：“你们是隶属谁的乐官？”

丝竹接了过来，一边跟着墨雪紧张地往平台上走，一边小声道：“是……太白大人的乐官……”

墨雪挑了挑秀丽的眉毛：“原来太白也有乐官，我记得他以前从来不要乐官舞伶的。看来他很中意你们俩，运气不错。”

丝竹又是兴奋又是害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跟在后面强笑着。回头看看清瓷，她正面无表情地低头看乐谱。她难道不高兴



伏  
神

011



吗？太白大人以前从来没有乐官舞伶！她们是第一批成为太白大人乐官的女子啊！这分明意味着太白大人对她们有某种好感……她，可以期待吗？

台上鹰王翼的比武已经结束，高高的楼台之上，麝香王正说着褒奖的话语，一是为了赞扬荧惑降伏三千年狐妖的功劳，二是称赞神界人才辈出，鹰王翼乃其中的佼佼者。墨雪停住了脚步，垂头恭敬地听着麝香王的圣谕。无论是高台之上的五曜和四方神兽，还是台下的二十八星宿和人王城主，所有的人都恭敬沉默地聆听着。

麝香王的声音低沉而祥和，如同天上偶尔滑过的几丝云彩，安详中带着庄严，悠闲里透着圣洁。清瓷默默地抬头望向那些高台之上的神，还有那些匍匐在台下的所谓的人王城主。她忽地想到了八百年前的那个漆黑的夜晚，火光冲天，落伽城陷入血腥浓重的红里，慢慢被血吞噬包围……她记得的，什么都记得，那个时候，她们的父亲，落伽城的城主人王也这样匍匐在那个黑色身影的脚边，为神的强大力量而颤抖恐惧臣服。那个高高在上的黑色身影，那个自诩圣洁鄙夷凡人的神……

为什么？凡人要匍匐在低处对神仰望？为什么？要杀戮凡人的情欲？

112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散发着奇异的光彩。神是那般的高高在上不可亵渎，将她们凡人的爱恨情仇视如蝼蚁……她只是不懂，情欲当真是不可饶恕的罪？是的，神是天上的云，是霞光，是一切的洁净高贵之物；凡人不过是泥土肮脏之物堆砌出的肉身。她不奢望成为云，她只想，将那些云从天上拉下来，与她一样沾染上肮脏的泥而已，如此而已。

麝香王的冗长话语终于结束，丝竹拉了拉清瓷的袖子，示意赶紧上台。迎面走来了鹰王翼，红光满面，显然因为被赞扬而兴奋激动，眼见到两个女乐官走过来，他居然心情大好地拍了拍清瓷的肩膀，沉声说了一句：“好好弹琴！”

清瓷陡然抬眼，漆黑的眼睛在他错愕的脸上一瞥而过，忽地诡异一笑，张开唇，无声地说道：好好保重。

盘腿坐在白玉的平台上，周围空旷而洁净，对面高耸入云的华丽楼台里，有无数的神，一双双眼都看着台上那两个纤细的身影。丝